

传奇

故事会

战争故事

奇怪战机复仇记

致命考验

梦游间谍

红军的第一次密码通讯

最恐怖的军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智聪
封面设计：王胜利

精彩故事 畅销新书



ISBN 978-7-204-09318-2



9 787204 093182 >

ISBN 978-7-204-09318-2/1 1367

全套十册 定价：50.00 元

传奇故事会

——战争故事

侯新周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故事会/侯新周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0

ISBN 978 - 7 - 204 - 09318 - 2

I. 传… II. 侯… III. 故事 - 作品集 -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143 号

传奇故事会

- 主 编 侯新周
责任编辑 刘智聪
封面设计 王胜利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石家庄市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40
字 数 100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204—09318—2/I·1867
定 价 50.00 元(共十册)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葛大爷送情报	(1)
菊花旗	(6)
将军杀人	(11)
蒋介石宪兵卫队悲壮覆灭记	(14)
绝杀	(20)
军马复仇记	(24)
死里逃生	(30)
鼠神	(32)
在降落伞破裂的严重时刻	(38)
奇怪战机复仇记	(42)
琴鼠	(49)
义犬奇龙	(53)
剪刀王传奇	(59)
舰队自撞	(62)
血溅金兰草	(66)
巧毙杀人狂	(77)

军马报信·····	(84)
致命考验·····	(87)
梦游间谍·····	(90)
阿尔贡战役的奇迹·····	(97)
红军的第一次密码通讯·····	(101)
梁红玉击鼓抗金·····	(103)
最恐怖的军舰·····	(107)
5000 米高空生还·····	(112)
间谍史上的“千面人”·····	(116)
史上最壮观的 500 武士集体自杀事件·····	(119)
凶手成为座上宾·····	(122)

葛大爷送情报

●姚术斌

五十多年前,距长白山脚十五里有个三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庄东有个土坯墙茅草顶的小破房,这座房子不起眼,却是抗日联军的秘密交通站。

葛大爷七十一岁了,长得枯干瘦小驼背弓腰,山羊胡子早已花白,秃顶,还烂眼边儿。这副模样颇能麻痹日伪军。他常常在敌人眼皮底下走来走去,把情报及时送到山里,为抗联首长作决策提供依据。敌人猜测这一带有抗联的一个地下交通员,便悬赏破获,但折腾了两三年,连这个交通员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没弄明白。

一天,小村庄逢集。葛大爷拿着一张黄鼠狼皮到集上去卖。不久,一个收购毛皮的小贩走来,葛大爷迎上去说:“老客,我这张黄鼠狼皮卖给你,钱你看着给吧。”小贩说:“好!老爷子真痛快!”将毛皮接到手里看了看,称赞道:“好皮子!”小贩说完就把毛皮扔进挑着的箩筐里,又说:“我不能亏了你,给你好价钱。”说着,掏出钱递给葛大爷。

葛大爷到无人处看那钱,见里面夹着油纸包的折成小巧四边形的情报。他估摸,眼下已是秋天,鬼子对抗日联军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他恨不得马上把这情报交到下一个交通员手里。

下个交通员老韩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他的住处在山崖一个十分隐蔽的小山洞里。

进山去找老韩没有别的道儿可走,只能走大路,走大路必须经过敌人的卡子。那卡子由一个班的伪军把守,日夜有人站岗,严格盘问过往行人,捕捉所谓的“可疑分子。”秋天来临时,敌人在卡子那儿加强了防范,增派了好几个日本鬼子,还配备了一条凶恶的狼狗。为首的鬼子兵头目叫三木正雄,是个既阴险狡诈又残忍狠毒的家伙。葛大爷对日本鬼子有着大仇大恨,他十六岁的女儿被鬼子糟蹋后掐死了。老伴也被鬼子

用刺刀挑开了肚子。葛大爷给抗联当交通员后，便把生死置之度外。

可是，怎样才能通过卡子呢？忽然，他发现伪村长姜二癞子摇摇晃晃迎面走来。

姜二癞子长个小脑袋，细高个儿，跟瘦猴似的，原是远近有名的无赖，日本人来了，他卖身投靠，竟取得鬼子的欢心，于一年前当上了村长。这下子他神气十足了，经常斜叼着烟卷儿在村里走来走去，征税收捐集粮，派工抓丁绑人，尽心竭力为日本鬼子效劳。葛大爷见二癞子已经看见了他，便搭讪地问：“村长，忙啥呢？”姜二癞子横了葛大爷一眼，一张嘴露出两颗明晃晃的大金牙：“忙啥？忙着派工呗！如今日本人倡导共存共荣、中日亲善，谁不想向大日本皇军献殷勤讨欢心？可咱村这些臭鱼烂蒜，一听我说派工，这个说家里正有事脱不开身，那个说头痛屁股痒身子不舒展，都不往前抢，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贱种。”葛大爷试探地问：“村长，你派工干什么？”姜二癞子说：“干什么？给皇军伐木打柴啊。眼下天气冷了，卡子里的皇军能冻着？不准备下柴禾行吗？三木太君说要十个人，我跑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九个，还缺一个呐。”葛大爷心一动：机会来了，这真是正打瞌睡，有人给送枕头，便说：“村长，你别为难，缺个人不要紧，我去吧。”姜二癞子斜眼打量了葛大爷一会儿，说：“葛老头，你和我闹着玩儿啊？”葛大爷忙说：“村长说哪里话，眼下是谈正经事，我怎能和您闹笑话？”姜二癞子说：“你糟老头子干得了重活么？”葛大爷说：“我身板不强，干不了重的能干轻的，修枝打杈还行啊。”姜二癞子紧绷的脸有了笑容，说：“葛老头，你收拾一下，一会儿到村公所集合。”

回到屋里，葛大爷将包了油纸的情报卷成又细又短的卷儿，又找出一根线，将线的一头系在自己的一颗白齿上。他的白齿两边有空隙，正好拴线。然后，葛大爷将情报放进嘴里，用力往下咽。别看平日里咽饭菜挺顺畅，现在咽情报卷儿实在不易。他使了好几回劲儿，噎得流出了眼泪，才算把情报卷儿咽下去。葛大爷想，你三木正雄检查得再严，总不见得看我食道吧，把情报放在食道里最安全。有牙牵着，他不能滑到肚里去。葛大爷处理停当，从门后找出一把砍柴斧子拿着，便往村公所走去。

半小时后，姜二癞子带着十个提斧扛锯的民工出发了。没走多久，

就来到卡子跟前。姜二癞子离老远就喊：“三木太君！伐木打柴的人我的带来了。”

守卡子的鬼子伪军如临大敌，持枪跑出岗楼在路口站成一横排。戴眼镜挎洋刀的三木正雄牵着狼狗走过来，仔细审视着二癞子带来的这十个民工。打量了好久也没说话，看得人心里发毛。看完，猛一挥手：“统统的检查！”你说怪不，民工一共十个人，三木对那九个身体强健的中青年村民不大感兴趣，示意别的鬼子伪军过去检查他们，而对驼背弓腰又矮又小又瘦弱的葛大爷却注意起来。三木望着姜二癞子：“你的把他老头子的弄来？”姜二癞子陪笑道：“太君，人手的不够，岁数小的事情的有，这老头子活计的会干，为皇军效力大大的。”三木沉思有顷，把凌厉的目光转向葛大爷，盯了片刻，猛地一把揪住葛大爷胸前的衣服：“你的抗联交通员的是？”姜二癞子在一旁忙说：“太君，他抗联交通员的不是，我的熟悉他，他是大大的良民呐！”三木瞪了姜二癞子一眼，斥责道：“我的没问你，你的不许插言。”又逼视着葛大爷：“你是抗联交通员？”葛大爷在心里冷笑，暗暗骂道：“你别诈我！你们这群蠢猪，抗联交通员就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也认不出来。”三木“刷”地抽出洋刀，横架在葛大爷脖子上，吼道：“你的，死了死了的有。”说话间，那只狼狗龇牙瞪眼地围着葛大爷转游，还在葛大爷身上直嗅。葛大爷装作害怕的样子躲闪着，对三木说：“太君，它的要吃我。”三木哈哈大笑，喝住狼狗，收回洋刀，对着在旁边的日伪军一挥手：“检查的干活。”立刻过来几个鬼子兵把葛大爷围住，七手八脚地搜身。不光把身上摸个遍，还把衣袋拽出来看了，把鞋脱下来往鞋窠里看了，把毡帽头翻过来看了，甚至把破夹袄的补丁撕开往窟窿眼儿看了……折腾了一顿，什么也没查出来。一个鬼子不甘心，又让葛大爷解开裤带，提着裤腰使劲儿抖擞，见没掉出什么东西，那鬼子便让葛大爷褪下裤子，他撅着屁股往裤裆和裤筒里望了半天，仍没发现可疑之物。三木舒了口气，对葛大爷消除了怀疑，就在这时，葛大爷嗓子眼儿一阵奇痒，想呕吐。葛大爷暗说不好，如果一呕，把情报卷儿吐出来，一切都完了。绝对不能呕吐，一定得多坚持一会儿混过去。他竭力忍憋着，以致腮帮子有些扭歪，脸上呈现出奇怪的神情。这使三木大为疑惑，马上凑到葛大爷跟前：“你的嘴里什么的有，把口的张开！”葛大爷心里忽悠一

下,暗想,若让三木往嘴里看,非露破绽不可,决不能让他发现什么,弄糟了就前功尽弃了。但三木让他张嘴他也不能不张,于是便把嘴半张半闭,装作要打喷嚏的样子,“啊——”他故意放大音量,并猛地把嘴对准三木的脸,同时喷出一股热气,仿佛那“啊——”的声音马上就要发出来了。三木没有提防,忽然被一股气流冲击鼻孔,不禁后退两步,连忙掩住鼻孔,大骂道:“巴嘎牙劳! 齐库肖!(日语:混蛋! 畜牲)你的臭气……宜努德斯(日语:狗!)”三木照葛大爷猛踹一脚:“滚,统统的滚!”

没多久时间,他们就来到山根下,姜二癞子也不让大伙儿喘口气,就催命鬼似地督促大伙儿干起来。一会儿,葛大爷擦着汗对姜二癞子说:“村长,我歇歇气儿,到坟上给老伴女儿添把土再回来干。”姜二癞子便叮嘱道:“快去快回,别耽误干活儿。”葛大爷答应一声,就顺着山间小道钻进树林里去了。

民工们过卡子后,三木正雄心里一直不踏实。他感到刚才的处置不大得当,应该派两个兵去监视民工干活儿,哪能让他们自己往山上去呢?再说,那个老头挺怪,他怎么有胆量敢朝他打喷嚏,还要朝他身上呕吐脏物呢?会不会有名堂?想到这儿,他拿起望远镜往山根那儿看,干活的人里没有那老头。咦,老头上哪儿去了?他感到问题严重了,便带狼狗、伪军向山根赶去。

到了干活儿的地方,三木正雄劈头就问:“老头哪里的干活?”姜二癞子见葛大爷还没影儿,暗暗叫苦,他不敢隐瞒,只好以实相告:“太君,老头的到那边坟上添土的去了。”“啪!”一个耳光抽在姜二癞子的面颊上,三木心急火燎地骂道:“巴嘎牙劳!! 什么坟上添土,我看抗联交通员情报的送。你的放走他,死了死了的。”姜二癞子一听吓得魂不附体。三木恶狠狠地说:“老头追不回来,我找你算账。”边说边拔出战刀朝前一挥,牵着狼狗就追过去。

再说葛大爷走了不少路,摇摇晃晃十分吃力,猛听山下有喧哗声和脚步声:不好,三木正雄果然带着日伪军追来了,越来越近。他知道自己年老力衰坚持不住了,心里默念着:别倒下,别倒下!

这时,从树隙间奔出一个野人模样的山里汉子,葛大爷高兴地叫了一声:“老韩!”原来老韩刚才正在山洞里闷坐,寻思这两天葛大爷可能上

山来，忽听山下响起枪声，估摸可能是葛大爷上山遇到了麻烦，便跨沟穿林迎下山来。葛大爷望着老韩说：“你来得好，我还发愁到不了你住的山洞呢。”老韩说：“我搀着你去。”葛大爷说：“不用了，我们就在这儿办理交接吧。鬼子的狼狗鼻子挺尖，我若跟随你去，它非闻着气味找去不可，你那交通站就要暴露了。再说，鬼子很快就撵上来了，咱可得抓紧时间。”说着，伸手到嘴里去抓那根线，哪知拴在白齿上的线不知什么时候断了，情报卡在食道口拽不上来了。葛大爷头上“唰”地一下冒出了汗珠，老韩也急得要命。这时喧哗声更大了，已能看见日伪军的身影了。怎么办？事不宜迟！葛大爷忽然看见老韩紧裹的腿上插着一把匕首，便嗖地一下抽出来交给老韩。老韩明白葛大爷的意思，大吃一惊。葛大爷说：“老韩，我活了七十多岁，寿命不算短了，不可惜啊。”老韩垂下头，像木雕泥塑一般。葛大爷恳切地说：“老韩，我个人的命算不了什么，情报工作事大。我一条命换好多鬼子伪军的命，值得！”老韩依然不动，拿匕首的手颤抖起来。这几年他隐居山里，整天和野兽打交道，他的刀不知杀死了多少獐狍狼熊，从没手软过，可现在对一位德高望重、奔波劳碌、功绩卓越的老人，他怎能下得了手？追来的鬼子伪军越发近了！严峻的事态不容人拖延迟疑，葛大爷说：“老韩，你下不手，我自己来。”他从老韩手里夺过匕首，嗤地一下把锋利的匕首插进自己的食道，紧接着一搅一刺，那情报卷儿随着迸溅的热血翻了出来……

在敌人的怪叫和狼狗的狂吠声中，老韩伸手抓起带血的情报，狠狠一抹一把夺眶而出的泪水，迅疾地蹿向密林深处……

抗联首长根据老韩转送的情报，果断地调整了战斗部署。第二天夜里，当日本鬼子的一列装满军火的货车迅速往老岭隧道里行驶时，铁路突然被抗联战士炸毁，货车翻入山涧，响声隆隆，火光冲天。第三天凌晨，日本皇军侵占长白山区的精锐部队龟板师团的一部分在进山扫荡通过一条险峻的无名沟时遭到我抗联主力的伏击，死伤甚多，锐气大减……

半个月后，老韩来到旧地寻觅。葛大爷的遗体已被山里群众收殓掩埋。老韩折了根苍翠的松枝和一把火红的枫叶扎成精巧别致的花束放在葛大爷坟前，低头默哀，伫立了很久……

菊花旗

● 李宗儒



保定古城，有四街八道七十二条胡同，西大街上有条不大的胡同，叫菊花胡同。菊花胡同里的人都爱菊花，追根溯源，都是受了高台阶黄家的熏染。

黄家祖上曾是明皇宫御花园的花匠。明亡，清军入关，花匠便流落到京南三百里的保定府。花匠会侍弄各种奇花异草，但最喜爱菊花。日子安定后，花匠在院里种满了菊花，还培育出了不少珍品，花瓣分单双，颜色有赤黄白绿墨。菊花开时，邻居们都愿意到小院赏菊品茗，下棋聊天。耳濡目染，胡同里的人都对菊花有了感情，在自家院落也种上菊花，自得其乐，久而久之，这里便叫起了菊花胡同。

清朝末年，动乱不止。民国后期军阀混战，保定屡遭战火，人们身家性命难保，谁还有闲心养花种草，菊花胡同已名不副实了。除了黄家留

了些异种名菊外，在其他人家已经很少见到花了。

1942年，日本宪兵队长在城南让武工队给干掉了，新来了个队长叫松田。松田是个胖老头，他不像其他日本鬼子一样，整天蛤蟆般瞪着眼鼓着腮，动不动就“死啦死啦的——”，松田除必要场合，很少穿军装，他最爱裹身和服，穿着木屐，秃着脑袋，晃来晃去。松田是个中国通，喜欢故作儒将风度，并常以观花品茶装点自己。其实松田是个手黑心更狠毒的家伙，上任伊始，为给前任队长复仇，就血洗了城南东王庄。整整一个村子，两百多口人，全被机关枪杀了，连吃奶的孩子都没放过。

松田装文雅，自然就嗅到了黄家的菊花，便打发翻译官来要。

这时的黄氏当家人，叫黄岩贵，五十来岁，已是花匠多少代世孙了。黄岩贵秉承了黄家园艺秘传，精心侍弄着几盆稀世奇菊，像命根子般护着，避不见人。

翻译官带着两个鬼子兵，气势汹汹地闯进高台阶黄家，一见那黄白红黑的奇菊，眼就直了，一声吆喝，就要搬花。黄岩贵急了，连忙阻挡，翻译官眼一瞪：“怎么，松田队长要花，你敢不给？”

黄岩贵怔住了，想不到就连这么几盆花草也难逃鬼子魔掌，不由长叹一声，眼泪差点掉下来。

翻译官脸一沉：“叹什么气，舍不得呀？”

黄岩贵苦苦地摇摇头：“不是舍不得，是担心你们养不好。”

“说的也是，这样吧——”翻译官满肚子坏心眼，“你现在就给花打整调理一下，该上肥的上肥，该浇水的浇水，打杈掐叶，该咋着就咋着，就像大姑娘上轿前做准备，等你拾掇好了我们再搬。”

黄岩贵心里这个气呀，暗骂翻译官是日本鬼子的狗腿子。可他发了话，这几盆宝贝，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黄岩贵心里憋气上火，可也在琢磨主意。这么好端端的至贵名菊，绝不能饱了洋鬼子的眼福！他主意拿定，进屋配了点水，细细地浇到花里。

松田非常惊奇，中国竟有这般五颜六色美妙的菊花，高兴得不得了。他把花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一有空闲，就把鼻子眼睛凑过去，又闻又看，恨不得吃进肚里，长到心上。可是好景不长，两天后，那一盆盆绚丽的菊花便全枝枯叶败，死了。

“妈的，定是那老东西在水里搁了啥东西，把花浇死了！”翻译官一见，比死了他亲娘老子还急，立马操枪带兵，直奔菊花胡同。

自从花被抢走，黄岩贵就把一家老小送到了乡下。他知道，花一死，鬼子必来找麻烦。乡下的亲戚劝黄岩贵也留下，黄岩贵说：“松田找不到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咱一人做事一人担，大不了随花去了，一死了之。”

高台阶里冷冷清清，只有黄岩贵一人在家。

翻译官像只发了疯的狗：“老东西，你好大的胆儿！说，你是怎么整死那花的？”

黄岩贵早有准备，不急不慢地道：“这就怪了，花从这搬走时还好端端的，到你们那里死啦，倒来怪我？是中国理还是日本理？”

翻译官气得龇牙咧嘴，一时竟找不出话来，瞪了瞪狗眼道：“好你个老东西，嘴还挺硬，我不跟你磨牙，到了宪兵队，你就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啦！”

松田不像翻译官那么低层次的张牙舞爪，他客气地请黄岩贵坐下，礼貌地让茶让烟，然后才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黄先生，你的养花，大大的专家，说一说，这些花，死啦死啦的，为什么？”

黄岩贵抱定殉花念头，心里极为坦然，平静地答道：“人有人性，花有花性。这几盆花在我家里，习惯了清净环境，来到这里，白天警笛响狼狗叫，夜里皮鞭抽犯人嚎，哪受得了这般惊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挪活，花挪死’！”

“放屁，”翻译官跳起来，“是人挪活，树挪死！”

黄岩贵白了他一眼：“花木同性同理。”

松田虽然不动声色，但心里明白，这个黄老头是个挺有骨气的中国人，把花弄死了，却胡说什么花性、环境，实际上是不肯为大日本皇军服务。有心拉出去喂了狼狗，可转念一想，你骨头硬，我非叫你弯下腰不可。对松田来讲，杀个人像捻死一只蚂蚁，所以他更愿意看到硬汉低头。钝刀子比快刀子更能征服人，于是，松田阴笑着点点头：“你的话，我大大的明白！”

翻译官惊叫：“他是胡说八道呢！”

松田一指翻译官：“你的，说话的不行！”

松田的木屐“呱嗒呱嗒”地来回响着，猛地停住：“黄先生，你的，宪兵队种菊花的干活，开花前，摆个大大的日本国旗，太阳，用红的菊，旗面，白的。九月九，你们的重阳节，我的，赏菊饮酒，大大的好。”

想不到松田会出这损招，黄岩贵一时竟不知所措。

松田唤进鬼子军曹，严厉命令道：“菊花太阳旗，你的责任，没有，死啦死啦的！”

躲在乡下的家里人，听说黄岩贵被抓进了宪兵队，急得不行，宪兵队是什么地方，死不了也得扒层皮。黄岩贵的家里人找到了在当带活动的武工队，武工队张队长得知后，就捎信给黄岩贵，让他把鬼子的条件先应下来，然后再想办法。

既然武工队让这么做，黄岩贵心里就有了底，就张罗着去种菊花。

谁知，此后武工队再没信儿来，过年开春，一簇簇菊苗拱出地皮，老黄这个急呀！家里来人看他，老黄赌气说：“告诉武工队，我快成汉奸了！”

其实，武工队也急。

若单为救黄先生，也早办到了，但武工队却有更大的谋算。张队长想用菊花太阳旗来打击松田的气焰，为东王庄的乡亲讨血债。一来计划不易过早暴露，二来还有两个难题没有解决。一是宪兵队戒备森严，不好得手，炸药如何弄进菊花旗里，何时安放，怎么防潮。再就是起爆最好在九月九鬼子聚会时，如何掌握时候，怎么控制起爆？

武工队里有个战士叫刘响，入伍前是阜平有名的石雷大王，制作的各色石雷，神鬼见愁。张队长叫他解决这两个难题。

刘响不愧为石雷大王，潜心琢磨了些日子就有了办法。用夹底花盆装上雷管炸药提前送进去，然后装上栽花，神不知鬼不觉地布置进菊花旗里。定时起爆，并用喷壶漏水计时，浮漂连接鼠夹子拉弦。刘响反复测试，时间可控制到12个小时。也就是说，黄先生早起将喷壶启爆装置安装好，上午借故溜出宪兵队，武工队派人接走，那菊花旗到晚上鬼子赏菊时自行爆炸。

张队长觉得这办法挺好，就拍板决定了。先特制了十几只夹底花

盆，秘密装好雷管炸药，待菊花移苗定盆时，混在普通盆里送进宪兵队。

黄岩贵得知武工队计划后，暗伸大拇指，心说这半年工夫没白等，就不动声色地配合起来。

入秋，宪兵队门口影壁前搭起铁架子，高两米长四米，架子是斜面阶梯形，上面密密匝匝地摆满盆栽秋菊。老黄将红菊栽到夹底花盆，组成圆形，放置菊旗正中，十几条细细拉弦，秘密放在盆底下铁架上，只等重阳节清早，再连接喷壶启爆器。

时光荏苒，菊花绽开，菊旗渐渐显出白底红心的膏药状。松田的脸，也像菊花般笑开了。他不仅满足菊花太阳旗的杰作，更得意征服黄岩贵的成功。要知道，老黄乃是皇室花匠的后人，闻名全城的园艺师呀。

也就是在重阳节的前几天，北平驻屯军来了个战地记者，见到菊花太阳旗，十分惊奇。松田介绍了菊旗来历，记者更是叫绝。记者说，从被迫献花，治死花，到精心育花，组成日本旗，再加上黄老头的身和社会影响，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圣战故事！我要给你们拍张菊花旗的合影，在东京、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发表。松田高兴得直喊“吆西——”

松田和记者是用日语交谈，在一旁拾掇菊花旗的老黄，根本不知道俩鬼子在说啥，只见他们眉飞色舞，心里就挺腻歪，刚要转身离开，翻译官喊住他：“娘的，老黄头，天大的露脸事，松田太君要跟你合影，照片还上东京报纸呢。”

黄岩贵惊呆了。原本想，再熬几天到重阳节，菊旗大爆炸，出出自己的窝憋气，也为东王庄乡亲报仇雪恨，可怎么也想不到松田要同自己合影上报纸，这怎么成？跟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鬼子合影照相，是辱没祖宗、千古留骂名的勾当，宁死也不能照呀！

这时，翻译官又催：“还愣着干啥？甭给脸不要脸，快去！”

无奈中老黄望见那耀眼的红菊，想到那花盆下的细线。一瞬间，他拿定了主意，对翻译官和松田说：“你们先站好，有盆花歪了，我扶正了再来。”说罢，他灿烂地一笑，就钻到花架下。

“轰——”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花旗炸开了花，残花碎叶，泥块瓦片，裹着几个鬼子一起飞上天。宪兵队鬼哭狼嚎，一片狼藉。

将军杀人



这是一场将被载入史册的战役。攻城的一方只有数千人，他们要面对的却是数倍于他们的敌人和一座坚固的城池。在双方相持的几个月中，攻城的一方虽屡屡得胜，但损失惨重。一次惨烈的遭遇战后，杀红了眼的将军竟随敌方的败军一起冲入城池。攻城的军队见己方的主帅闯进敌城，均紧随将军之后。

城门关闭，冒着矢石弓箭进城的一百多人与城内的军队展开混战。攻城军作战英勇，整整半个时辰，敌方将领才重新集结好军队，对攻城者形成包围之势。

将军府是京城内除了皇宫之外最辉煌的建筑，它的正厅有一块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额，以表彰这座府第主人的赫赫战功。而在此刻，这位曾